



塔影河声说自信

兰州碑林采访记

范静兰

兰州碑林始建于2000年。兰州碑林建于黄河北岸白塔山西峰。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环抱之间,碑林建筑群黄瓦红柱,鳞次栉比。最为壮观者,当属碑林主体建筑草圣阁,凌空飞架,直刺蓝天,时人隔河相望,称之为兰州黄河楼。若登阁远眺,兰山白塔遥遥相望,黄河之水奔腾而来,落雁之乡郁郁葱葱。俯瞰金城,高楼林立,车流纵横;入夜则万家灯火,繁星落地。游人赞曰:壮哉!美哉!

——摘自流萤《兰州碑林纪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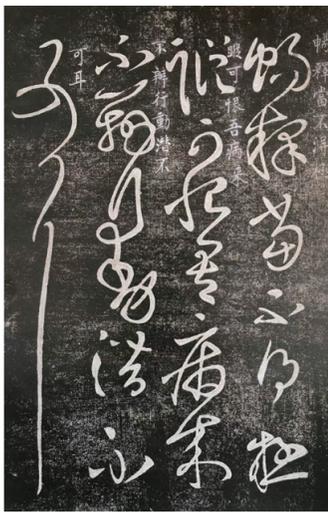
2023年12月8日,甘肃本土自媒体账号“守望甘肃”的短视频作品《兰州碑林》被新华社音视频部、新华网“秀我中国”抖音栏目推



荐入选。12月10日,记者采访兰州碑林。时近中午,阳光和煦。记者随人流进入古朴典雅的迎宾大门。入口处只登记不收费,工作人员是两位女士,温文尔雅,热情大方。随大流到矗立在长廊环拱处的张芝雕像前行注目礼。雕像高三点六米,由全国著名雕刻家何鄂设计,北京艺术雕刻厂用万年青花花岗岩雕刻完成。张芝右手略略抬起,左手捏住右手衣袖,头部略略向右偏转,欲将一笔草书满腔豪情泼向纸上。游人驻足细看,雕像底座有流萤所作四百字的张芝简介:东汉时期敦煌郡人,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一笔书的创始人,古人誉其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草圣。此情此景,笔者遐思:如果人类真能穿越千年,张芝看到自己成为兰州碑林的旗帜,被后人崇拜敬仰,定会为自己成了后人文化自信的对象而自豪。

兰州碑林第一碑是张芝的“冠军帖”,置于草圣阁西侧碑林西廊第一通。但见用笔淋漓酣畅,使转法度严谨,字势奇崛,振人心神。依次诸如梁鹄、索靖、李世民、李白、彭泽、胡宗宪、邹应龙、王了望、邢昺、张澍、唐珪、朱克敏、安维峻、马福祥、刘尔忻等,皆陇上英才,镌刻其诗文墨迹于碑林。

伟人孙中山、毛泽东的手迹彰显于碑林。林则徐、左宗棠、于右任、郭沫若、张大千、舒同、赵朴初、启功、季羨林等,皆有墨迹镌刻于碑林。群星璀璨,光芒耀眼。



张芝《冠军帖》拓本

综观兰州碑林,荟萃陇上古今贞珉,精选历代书作,翠英纷呈,蔚为大观。其中有八千年前大地湾遗址陶器刻画,重现华夏文字之雏形。大堡子山秦陵出土之秦公盂,昭示一统六合之秦始皇,其先祖曾在甘肃陇南建邦立业。张骞西出,开通丝绸之路,横跨亚欧,贯穿河西陇右,沿途碑铭、简牍、遗书,见证中西文化交流之盛况。汉唐以降,官员、僧侣、

诗人、墨客、商旅往来于丝路,感大漠之旷美,赏绿洲之富庶,多有动人题咏记铭,借助书法勒碑传世。淳化阁帖、秦汉简牍、敦煌写经,逐一展现。凡一千多通,蔚然成林。

石可言事,石可言情,石可言志,石可言趣,石可言美,石可言史,石寄自信,光彩照人。刻石立碑是不朽之盛事。兰州碑林,是文化自信的鸿篇巨制。

12月10日,适逢周日。兰州碑林有两位女士导游解说。一位是业务科科长徐颖杰,上海人,兰州大学毕业,从碑林始建至今二十四年,一直在碑林工作。一位是今年元月参加工作的西南大学毕业生何莉。两位女士解说起来自信热情,如数家珍。据她俩介绍,兰州碑林占地五十余亩,是副县级的事业单位,现有职工十六人。兰州碑林每年接待参观者约八万人左右,最多时达到十多万。

感谢徐颖杰、何莉馈赠流萤著《塔影河声——兰州碑林纪事》。特记之。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宣传片中有这样一句宣传语:长城脚下,妫水河畔……央视有位新闻评论员有天在一档节目中当着亿万观众坦言,要不是这句宣传语,他还不认识那个“妫”(guī)字。这让我感慨了好久,并从心里为这位评论员点赞。孔子说,“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评论员说了句不认识这个字,这是一句老实话,此谓“不知为不知”。

我为什么会感慨要点赞呢?因为很多人,特别是知识文化界所谓的一些精英,明明“不知”,却在装“知”。央视新闻评论员至少在我心中也算是一“腕”,而这“腕”竟然没有装,坦承自己不认识“妫”字,多难得啊。我想起网传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的一次遭遇。他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参加一次笔会,会上一个写作者大谈自己读了多少多少书,最后说完一本外国作家的书后,突然看着郑渊洁问,你读过这本书吗?郑渊洁很尴尬,只好说没有读过。那位写作者觉得不可思议,没读过这本书你怎么能写作呢!不过

“童话大王”也不是浪得虚名,轮到郑渊洁发言时,他编起了“童话”,说他最近在读俄罗斯作家库斯卡雅的书,并问有谁看过库斯卡雅的书没有,不想在座的写作者中竟然有很多人都点头说看过。郑渊洁讪笑道,“库斯卡雅”这个名字是自己瞎编的,俄罗斯根本没有这位作家。这个段子很幽默,发生在中

不认识那个“妫”

赵宽宏

国既有知识又有智识的写作者中,不无辛辣讽刺之意味。这就是我为何要给评论员坦承不认识“妫”字点赞的原因。

老实说,先前这个“妫”字我也不认识。说起来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就几千个,可不

要小看了这几千个汉字,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而要全部认识这几千个汉字,且不读错用错的人,大概并不是很多,更别说一些使用频率并不高的汉字了。因此我要说,不认识“妫”字,真的不丢人,偶尔读错一些似是而非的字也在所难免。关键是明明不认识却假装认识,明明读错了又不承认读错了,明明没读过的书却说自己读懂了且很受益,把自己伪装成学富五车,无所不通的文豪,就真的让人侧目了。

不认识那个“妫”字怎么办?央视新闻评论员说是听广告认识的,而我是通过查字典认识的。因此我以为,遇到拿不准的字,不要跟着感觉走,去乱猜瞎蒙,而要放下架子,常做功课,勤查字典,甚至不耻下问,也许这样就不会发生大学校长将“鸿鹄”念成“鸿号”,知名教授把“耄耋之年”读成“耄至之年”,学术会上以为“亳州”就是“毫州”的尴尬了。

老祖宗的话真的很受用:“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大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

“种了几分玉米,棒棒刚能煮着吃,让犷糟蹋了!”听了隔壁邻居无奈地抱怨,我脑海里闪现出小时候父亲和老魏叔一起咬犷的情景。

深秋玉米快成熟,广阔的玉米地就成了昼伏夜出的犷,撒欢肥壮自己的场所。一两只犷钻进地里,嘎叭——咔嚓,然后一阵脆生生的咀嚼声。这是犷紧张而欢快的美食:拦腰咬断玉米杆,啃掉半截嫩玉米棒。吃得少,毁坏的多。村里人第二天地里一片狼藉,都想亲手宰了犷解气。收拾犷,村里人的办法是三两为伴,扛上铁叉,牵上两三只威武大狗,去玉米地守株待兔——咬犷。

犷,体毛棕黑,间杂白黄。头部的三道白条纹,在夜晚正好成了狗的醒目亮点。父亲夜里出征,一定要牵上我们家的大麻狗。说起我们家的大麻狗,至今有许多不舍。浑身土黄,背脊毛梢飘几道油亮亮的黑色,毛色黄中带黑,体格结实,才叫大麻狗。我们家在庄背后东西巷子东头的台子上,临巷道,没有大门,敞门子,全靠大麻狗日夜忠实守护。有一点异样动静,大麻狗浑厚的汪汪声居高临下,吓得过路人脚步声都轻悄悄的,有些胆小的女孩,不乘大人不敢过去。我喜爱我们家的大麻狗,时常从自己碗里挑几疙瘩羊草给它吃。父亲更自豪,因为我们家大麻狗咬犷总打头阵,是主咬。

咬犷,先从白天糟蹋过的玉米地寻踪觅迹,发现犷的洞穴,夜里就在周围的玉米地蹲守。和我们家大麻狗搭档的是巷子西头老魏叔家的黑狗。黑黢黢的玉米地,随风摇曳的沙沙沙,裹着浓郁的秋日田野气息。大麻狗偎依在父亲腿上,一动不动地

瞅着父亲明灭不定的“冲天炮”。黑狗趴着,前爪不住抓弄老魏叔腿边的铁叉。不一会,父亲的一柱冲天炮熄灭,黑狗嘴巴贴地,也无声无息。过了半夜,大麻狗突然轻轻吱唔着用头蹭父亲的腿,黑狗也竖起耳朵抬头张望。父亲和老魏叔不约而同在它们头上拍了一把,嗖,它俩像离弦之箭,消失在玉米地深处。父亲和老魏叔赶紧亮起身手电筒,忍着玉米叶子在脸上的甩打,紧追不舍。



咬犷

刘本序

“吱昂昂——吱昂昂”

一阵狂乱嘶吼声,父亲知道大麻狗上火了,脚步更紧,到现场,一场生死决战真是震撼:犷四爪插进地里,背高高躬起,拼命后退;大麻狗的腿像钉在地上,狠劲咬住犷粗短的脖子,犷越挣扎,大麻狗咬得越紧。黑狗跳来跳去汪汪助阵。父亲和老魏叔迅疾用铁叉插住犷的前胸,大麻狗见主人到了,像得了势,换个姿势美美咬住,不一会,犷不再挣扎,四爪松开,软软躺着不动了。大麻狗劲儿大,有经验,不怯阵,

一口能咬住犷的脖子,直击要害。黑狗没经验,头一回咬到犷背上,犷转头一口,撕破了黑狗脸面,鲜血淋漓。不过,它跟我们家大麻狗合作了几回,也能单独出击,咬住较小的犷。这样的夜晚,有时能咬两三只。天快亮,父亲老魏叔和大麻狗黑狗,迎着黎明,用铁叉挑着或抬着犷,凯旋而归。我们家咬犷出名的大麻狗,后来误食拌老鼠药的蒸馍,死时挣脱铁绳,倒在庄外的水沟边。看见大麻狗死状,一家人泣涕涟涟。

犷,通体肥硕。剥开皮,厚厚一层脂肪。犷的脂肪炼制滤渣,装入瓷罐或玻璃瓶,封口埋土中存放,叫犷子油。有清热解毒,除湿止痛功效。治疗烫伤时,取出些许犷子油敷在伤口上,凉爽止痛,伤口愈合也快。治腰腿酸痛风湿痛,村里人常在三伏天涂犷子油于疼痛处,借着正午最毒的太阳曝晒,一汪晶亮欲滴的犷子油,浸肌入骨,冬病夏治。后来见药典上介绍,犷子油内服还能治胃溃疡,当时村里没人试过。犷肉,煮时锅里要放两片新青瓦,去腥。每次吃犷肉,东家一碗,西家一罐,都要尝一尝。在一年到头没肉吃的年代,咬犷确实给村里人解馋打牙祭。犷皮,铲尽残肉脂肪,水中浸泡发胀,洗净后加朴硝鞣制,待皮张柔软,伸展绷紧,钉在阴面墙上荫干。用鞣制的犷皮缝的犷皮褥子,隔潮保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平凉师范,床上铺犷皮褥子,引得室友羡慕。师范毕业,这条犷皮褥子跟我到郑河学校。郑河高寒阴湿,犷皮褥子比平凉师范更适用。

现在,犷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村里再没有人养大型犬,想着吃犷肉,用犷子油治病,铺犷皮褥子,咬犷均已过往的历史。犷也告别了被咬的噩梦!

从庆阳市北石窟寺,沿蒲河东岸往西南方向1.5公里的鹿山脚下,有一条从河东岸四亩台开始,沿山势呈“之”字形而上,到西峰区董志镇罗杭村上马组塬顶,保存最长、最完好的一段丝绸之路,当地人叫石道坡。

之所以说它是保存最长、最完好的一段丝绸之路,是相对于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河南洛阳崤山至陕西函谷关的崤函古道而言的。据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正科介绍,崤函古道古代约500华里,现在仅剩230米、车辙印长7.5米。而北石窟寺通往董志塬的这段萧关丝绸之路古道总长3180米,车辙印长84米,是我国已知的丝绸之路古道保存最长、最完整的一段。

石道坡所在的鹿山,石层上面覆盖的是厚厚的黄土层。古道由石头坡石道、塬边车壕和平地胡同组成。石道开凿在红色的砂石崖上,行走在底部的石道上,可以看到石道南壁人工凿成的垂直的石壁痕迹,北侧有护栏,落差有10厘米,护栏外侧为自然形成的崖壁。古道长度323米,最窄处约有1.5米,最宽处8米。石道上有一条深3~10厘米,宽20厘米的独轮车车辙。由于石道呈“之”字形,在上山的第一个弯道,车轮拐弯与石道摩擦力增大,形成两条深达40厘米的弧形车辙。转过急弯,通过一段石板路,顺着山坡往上再转弯,一条沟壑的胡同路呈现在眼前,这就是塬边车壕。这条黄土古道由于几千年的车马行走、雨水冲刷,现已变成深3~16米,宽约12~15米的沟壕,置身其中,给人以神奇的震撼,非常壮观。接近塬面由于农民耕种或修山造林,古道遗存的部分平地胡同,破坏明显,基本已看不清。

石道坡丝绸之路全线除了山底有一段被人为斩断外,其余保存完整。斩断的石山上的古道接近河谷,石道断裂大约有两米深。之所以被斩断,相传宋金之际,庆阳成为中原王朝抵御北方割据政权的前沿,公元1038年党项族元昊在银川建立大夏国前后,对北宋在庆阳的边境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为了防止西夏骑兵由此道突袭中原而特意为之。斩断的石道历代维修,其中元代至正七年(1347),一名叫李授进的将军率兵对石道坡进行修缮,并在崖壁上留下唯一有纪年的题记。

石道坡古道,是汉唐以来丝绸之路古河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丝绸之路的支线,自长安北上,过泾阳、淳化、旬邑、彬县,经甘肃庆阳宁县,进入西峰董志塬,直走西北方向,过肖金镇、彭阳乡、镇原县、开边乡,经宁夏城阳县、彭阳县古城镇、青石嘴、



魏海龙

到高平(宁夏固原)就能抵达武威。东汉史学家班彪为躲避关中战乱,自长安出发往投姑藏(武威),并留下著名诗篇《北征赋》,《北征赋》中所记这段路名为萧关——茹河道;唐代安史之乱时,唐肃宗穿越董志塬于公元756年和757年在这条古道边的彭原古城两次驻蹕达数月之久,后抵达灵州(宁夏灵武)即位,然后号令天下,收复大唐江山。唐代诗人杨夔的《宁州道中》诗中写道“城枕萧关路,胡兵日夕临。”说明这条古道在唐代叫萧关路。北宋大将种师道于政和六年(1116年)在距离北石窟寺不远的今镇原新城镇新城村筑寨——苇席平城防御西夏的侵袭。《宋史·地理志》:“政和六年,赐原路苇席平新城曰靖夏”。《种师道行状》:“八年诏节制诸路兵往城苇席平”。《宋史·本纪》:“政和八年(重和八年)筑靖夏城、制戎城”。这些记载,都间接说明自古以来,石道坡及周围已发现高平古道、泾州古道、彭阳古道、石崖村古道、董志塬古道、太平原古道等六条古道都是当时的交通大道。石道坡古道遗址周围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既有史前文明的文化遗存,也有汉、魏、北周、唐、宋、元、明时期文化遗存,建于北魏太平二年(509)的北石窟,古道边的山崖上残留的柱空和石崖之上的唐代石窟,也验证了这条古道曾经的繁华。